

红苹果
例外

李劫人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红苹果 例外

韩少功

韩少功中篇小说自选集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苹果例外 / 韩少功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411-4213-0

I. ①红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0416 号

HONGPINGGUO LIWAI

红苹果例外

韩少功 著

责任编辑 邓永勤
封面设计 叶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韩华
责任印制 唐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1/32
印 张 11.75 字 数 270千
版 次 2016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13-0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前言

韩少功

在我的各种作品选集中，这一套三本有所不同，是按照文体来分类选编的，比如小说分为“玄幻体”“卡通体”“缺略体”“散焦体”等，散文随笔分为“叙说体”“戏说体”“演说体”“论说体”等。诸如此类，无非是力图把读者眼光更多地引向文学的表现形式。

所谓形式，包括文体、结构、语言风格等多种元素。作为一种文字艺术，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新闻、理论、文案、调查报告，当然不在于文学能传达内容——哪种文字不能传达内容呢？——而在于文学具有形式感不断变化的巨大空间，长于特别的形式能量。一如前辈说的：不在于“写什么”，而在于“怎么写”。

重视“怎么写”，并不意味着奇巧淫技和花拳绣腿，不是以炫技为能事。有力量的形式其实是“有意味的形式(克莱夫·贝尔语)”，是有理由的，有根据的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都是有隐形内容的，即由特定的内容沉淀、分泌、酿化、转换而来，以实现“写什么”与“怎么写”的有机统一。二胡就不合适表现

《命运交响曲》。芭蕾就不合适表现《水浒传》。只有外行才以为形式万能并且可以任由你我来随心所欲。同样道理，在文学领域，创造形式与释放内容几乎是同一个过程。哪些故事适合于“玄幻”或“卡通”，哪些思绪适合于“叙说”或“戏说”，差不多都是响应材料本身的某种预约，缘于写作过程中不断的揣摩和尝试，以求达到文字功效的最大化。

从远古神话，到现代主义众多流派，文学的表现形式一直在变化，而且将来还会变化下去，不会有一个终期。能否在这一过程中添砖加瓦，是我特别重要的兴奋点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2016年9月

台湾版序

以谗制虐的抵抗

何致和

第一次看到韩少功的名字，是在1988年台北出版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封面上。我说“看到”而非“注意”，是因为当时这本书在台湾红透半边天，米兰·昆德拉在一夕之间成为倍受崇拜与膜拜的东欧耀眼作家。在这样的热度底下，在书封上名列译者字段的韩少功，虽很认真诚恳地为此书中文译本写了一篇前言，但当时尚在读大学的我还没有能力，无法在昆德拉的光环之下，注意到韩少功这个名字。

当然我也可以大言不惭，甩开心虚，说我早在1988那年就知道韩少功是个能写能译的好手，知道他必然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。但这样一来，就会掩埋掉那段对我来说颇值得怀念的“注意”韩少功经过。

那是1997年，台湾首度出版韩少功的小说《马桥词典》，并且在年底同时被中时《开卷》与联合报《读书人》遴选为十大好书。不过，早在此书获奖前的某个秋夜，我的好友——已故小

说家袁哲生，便捧着这本书来到我泡茶的和室。那时他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彩，对我大谈《马桥词典》的好处，而我记得过去他只有在讲到沈从文与汪曾祺时，才会像这样激动忘形，口沫横飞，夸到连脏话都说出来了。他特别翻开《老表》那篇，要我看韩少功怎么写那个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，尤其是他与已改嫁的前妻分别的那一幕：

走那天下着小雨，他走在前面，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，相隔约十来步，大概是送他一程。他们只有一把伞，拿在女人手里，却没有撑开。过一条沟的时候，他拉了女人一把，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，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中往前走。

没有撑开的伞，拉了一把又马上分开的动作，短短几句话，看似不声不响，却把男女之间的旧情写得淋漓尽致，张力十足。拜袁哲生之赐，我注意到了韩少功这位作家，自此变成书迷，甚至暗地期许自己也能做到像他一样的能写善译。

韩少功的小说，平心而论，无论是结构笔法、叙事的功力火候、情节的精彩性与思想的深度，都不亚于在台湾火红的莫言、余华与苏童等作家。我甚至敢说，在那些年少时代曾历经“文化大革命”下乡劳动，而后把此段经验化为写作养分的众多大陆作家中，韩少功的作品可能是最细腻与精致的。可惜的是，台湾读者对韩少功的接受度，始终无法与上述那几位小说家相比。韩少功在台湾只出版过《马桥词典》（1997）、《暗示》

(2003) 与《爸爸爸》(2005) 三部作品，可是却换过三间出版社，尝尽每个作家所最不乐意见到的作品漂流滋味。

有评者点出韩少功的小说“不是为读的人而写，而是为懂的人而写”，大有怪其排斥普通读者的意味。这句话固然有三分道理，但若我们翻开韩少功当年写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文版的前言，便可发现他早在创作生涯初期，就已意识到了与文学作品紧紧缠绕的“媚俗”问题。“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”，“反对媚俗又无法根除媚俗”……媚俗与否的矛盾，看似永远在韩少功的小说里打转，但眼尖的读者大概早已发现，正是这种与媚俗问题正面相迎的态度，才使得韩少功的小说比起他人更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。说他排斥普通读者，严格说来只是一种主观评价，在声称其作品不够亲近读者的背后，可能带有对所谓“普通读者”阅读鉴赏力的严重低估。

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远近，再怎么说道总是见仁见智，脱离不了主观思维。不过这本新出版的韩少功中篇小说选集《红苹果例外》，倒是可让过去对韩少功存有疏离感的读者，有一个很好的重新接近的机会。中篇小说受到长篇与短篇小说左右夹击，似乎是个不容易被注意到的文类，但我们可别忘了，有不少杰作都是在这样的篇幅中完成的：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史坦贝克的《人与鼠》、阿城的《棋王》、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……在台湾，中篇小说的发展并不算蓬勃，可是对岸的大陆却颇为兴盛。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作家，包括莫言、王安忆、贾平凹、苏童、余华……几乎都出过好几本中篇小说集。这种介于长短篇之间，字数不多不少的小说空间，具有不少说故事

上的优势与好处。它不像短篇小说那样在简短铺陈后便导入冲突，冲突过后便戛然而止急着收尾。它也没有长篇小说那种繁复结构，不会有太多记不住的人物、好几条叙事线路和层层纠缠的情节。中篇小说就是这样，作者可以好整以暇，不疾不徐，娓娓道出一个简单的复杂故事。在我看来，中篇小说无须负载大河小说的那种严肃使命，因此特别适合用来书写那些属于生活的、微细的，而情节上又有好几个转折的凡人小事。

韩少功的中篇小说正是如此。本书共收录韩少功的五个中篇小说（现内地版收录六篇），除了首篇《红苹果例外》，其余皆是他十年之内的作品。在这五个故事中，不见什么高贵的人物，主角大致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在小城市里日子混得不怎么如意的低层白领阶层，另一类则是乡下地方不具知识教育水平却怀有奇才奇遇的农民村夫。对于前者，韩少功以第一人称叙事观点潜入他们的身体，透过他们的双眼和思想，贴近观看社会与群体中的各种奇形怪状。对于后者，韩少功则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，不侵入主人翁的内心世界，只以旁观者的身份，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，记录描述那些乡民的生活和言行。

这样的叙事观点选择颇符合韩少功对城市与乡村的态度。他是城市人，每年却有一半的时间待在乡下。对他来说，城市和乡村人民的思维方式与逻辑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特别是在语言的使用上，农民之间的日常对谈，在他听来就像一场脱口秀。譬如说一个人懒，他们不会用“懒”这个字，而会说：“他从不知道家里的锄头、粪桶在哪，成天搬起屁股到处坐。”韩少功特别喜欢农民这神来一笔的“搬起屁股”，觉得这种语法充满味道

与迷人的氛围。或许是出于这样的体悟与长期的观察，韩少功小说里的对白特别有味，尤其是以第三人称描写的乡野人物，个个充满了土味与地气，颇值得阅者细细玩味赏读。

韩少功写过不少中篇小说，而编者或作者选择把这五篇作品辑成一册，显然是别有用心的。以虚构的马桥为原乡固然仍是韩少功写作上绵绵不断的养分来源，城乡村里中那些贩夫走卒之流也还是他小说舞台上的主要聚焦对象，但这五个中篇小说更让人惊艳的，是它们一致呈现出幽默的特质。用幽默形容可能还太含蓄，应该说这几篇作品彻头彻尾充满戏谑的元素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从小说开场串联到最后，见不到任何冷场之处。

常见人用“谑而不虐”夸赞那些写得好玩，又不至于过分逾矩的作品。但对韩少功的这几篇小说，特别是《山歌天上来》与《赶马的老三》，我倒想说他根本是“以谑制虐”。这里的虐字不作逾矩解，而是凌虐、苛虐。韩少功的故事里都有个受到欺凌的角色，表面上看来，他们是弱势人物，而欺凌他们的是具有知识、力量与实权的那一方，两者之间的权力地位关系永远无法相提并论。但这些弱势人物自有其抵抗之道，无论遭受何种变故压力，他们那副事不关己、我行我素、永远处于状况之外的模样，虽惹出不少笑料，却也让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无可奈何，有时还被反将一军，甚至得对这些朴实到近乎天真的小人物求饶道歉。

这部分的情节韩少功写来特别精彩好看，表面上逞尽戏谑讽刺之能事，但聪明的读者一定知道，真正被戏谑的可不是那些到处闹笑话的乡巴佬，而是那些握有权力，自以为精明又有

文化素养的可笑人物。贯穿本书的幽默与戏谑，竟成为这些弱勢者与可怜虫抵抗命运与人为凌虐的最佳方式，此为这部中篇小说集之一大可观。

目录

玄幻体

红苹果例外····· 1

卡通体

暂行条例····· 40

寓言体

爸爸爸····· 96

章回体

赶马的老三····· 152

常规体

女女女····· 201

报告政府····· 258

红苹果例外

—

阿中来电话，邀我去一趟鹿湖。

我从没去过鹿湖，只知道阿中在那里买下一片橘林，雇了十几个四川佬在那里种果树。阿中说他要去那里解决一点土地纠纷，需要拉我这个报社记者去助威。更重要的是，果园附近有一个湖，一个很大的湖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游泳、划船、钓鱼、打野鸭子，找美丽村姑们对歌——想怎么腐败都行。这个计划不能说不动人。

去鹿湖有八十来公里，我们可以搭乘公交车去。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定要开车来接我，让我第二天等着就行。

我这天上午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，把一本介绍历史的小画册从汉代看到元代，他还没有来。他在汉代打来一个电话，说他的奔驰被人家借走了，只有一部桑塔纳，实在有点丑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他在唐代又打来一个电话，说他觉得桑塔纳还是不行，马上去借一部凌志，要我再等一等，千万不要着急。他在元代又打来一个电话，说凌志一上路就与人家的车撞了，真他

妈窝火，他刚才差一点就同别人打起来了。最后，他在光绪登基的鼓乐声中大汗淋漓地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他穿越血淋淋的中国史之后，带来的只是一部脏兮兮的出租车，车门咣咣的怎么也关不严实，坐垫的皮革也裂了道口子。他非常惭愧地搓手：“对不起，今天真是委屈武哥了。”

“我说了，坐公交车就行。”

“我不就是想要撑撑壳子么？你得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吧？”

“撞得厉不厉害？”

“不要紧，莫说是一部汽车，就是撞它一架飞机又怎么样？阿中什么本事也没有，钱有的是！”他朝车后狠狠瞪了一眼，气咻咻地扎着袖口，“我车都不要了，招个的士就来了。随他们警吊子怎么办。”

出租车司机被这话吓了一跳，把阿中看了又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耽误这两个多小时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二

因为耽误了时间，我们出城时肚子有点饿，只得吃点东西再走。我本来想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一碗面，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说我们是什么人？国家栋梁，跨世纪的人才，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，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？

他硬把我拉进了路边的皇家酒楼。

我得介绍一下酒楼此时的情况。我们走进大门时：门左边已有一桌东北人，正在粗声大气地猜拳行令，把东北虎的豪壮

狠狠地吼出来。门右边一桌是三男一女。一个胖子耷拉着盖耳长发，盯着桌面无精打采，好像一个爱逃学的学生在被迫听数学课，盘子里不是美味佳肴，而是一道道枯燥难题，正考验着他的坚强。“明天再说。”“明天再说。”他总是这样嘟囔，不知道是何意思。另两个男人正在说笑，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，小白脸、卷头发、眉眼清秀如大学新生，冷冷地看我一眼。

小白脸逼迫身边那个艳妆女孩喝啤酒，每喝一杯，就拍给她一张钞票。女孩忙不迭地把钞票抓在手里，塞进长丝袜的袜沿里。

“开瓶！满上！”

“不要了不要了，我要醉了。”

“醉了还认得钱？”

“怕你们输不起。”

“放心，老子卖了老婆也要陪你喝到底。”

.....

他们说起了一件关于星期天的事，话语里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。“瓜子”、“洗头”、“开荷花”、“撕扇子”等等。但我突然一阵恶心，似乎听出了这些话的罪恶意味。我想起前不久阿中说到的那一桩凶案。前后情节我记不太清楚，印象中只剩下一个人的死：那人躺在垃圾场，额头上有一个洞，流出的血已经干枯发黑，全身只剩下一条短裤，大概其他衣物、手表什么的已被拾垃圾的人剥去。可怜那曾经被父母百般爱怜过抚摸过的肌肤，现在与破罐头盒废报纸烂果皮共存，把苍蝇喂养得又肥又大晶莹闪亮，不时一哄而散粉碎了热烘烘的阳光。

从他们的对话联想到凶杀案，这种思路似乎有些奇怪。

邻桌又发出哄笑。哗啦——不知谁撞倒了一张椅子，一只提包落地时抖开，一件黑亮亮的东西从包里滑出，滑到我的脚跟前。

枪。

我吓了一跳，与阿中会意地对视了一眼。

我们不敢说话。幸好东北虎那一桌的猜拳行令此时进入高潮，吸引了餐馆里人们的注意力，包括刚进门的一些食客，没有什么人在意我们的紧张。

小白脸从邻桌走过来，弯腰拾起手枪，偷偷别到他的身后。他四下张望了几眼，目光最后投向了，我，似乎一眼看得很深，已经看清我脑子里刚才的垃圾场。

他笑了笑：“你认得白沙村的三龙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们是万哥的人？”

我还是摇摇头。

他看了阿中一眼：“对不起，借个火。”

阿中递上火柴。

对方点燃烟，把火柴放回桌面。但他的手缩回去以后，桌上除了火柴盒，还有三根寸长的铁钉，呈扇形展开。

“谢谢。”他回到那一桌，与其他两个男人起身离去。

“臭驴子！”阿中拾起那三根铁钉，“这就是他们的封口令，你懂不懂？妈妈的，这一套也玩到老子头上来了。老子可不是吃素的，别说几个烂仔，就是来一两个团正规军又怎么样？老子也有人，要坦克有坦克，要军舰有军舰，说不定哪天还买个

原子弹，陪着你们玩吧……”

我没工夫听阿中吹牛，只注意到门外有汽车仓皇发动的声音。

三

我还是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，举报了那三个人的车牌号。那是一辆黑色的蓝鸟牌轿车，车牌号尾数是 8808，车后还贴着一张矿泉水的广告。

电话那头的声音无精打采，而且一再追问我是谁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单位供职，身份证号码是多少，还问我为什么记不住自己的身份证号码，看来对方已认定我比蓝鸟牌更值得警觉。我心里虚虚的，很难解释清楚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对方明白三根铁钉的恶毒程度。

电话突然断了。

回头一看，是刚才那个陪酒女孩斜靠着收银台，一手压住了电话机的叉簧。“你点什么眼药？”她白了我一眼，翻出的眼白特别大。

“你没见那伙人带着枪？还能是什么好人？”

“我同你说，”她朝门外努努嘴，“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找麻烦。晓得他们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这年头，门口过条狗，最好也莫得罪。”

“怪不得罪犯越来越多，都是你们惯的。”